

## 谈汉字教育中的字理教学

— 兼谈《说文解字》在字理教学中的作用 —

王 宁\*

### 〈目次〉

- |                    |                       |
|--------------------|-----------------------|
| I. 什么是字理           | IV. 字理教学是沟通汉字与汉语词汇的纽带 |
| II. 字理是汉字根本性质的集中表现 | V. 《说文解字》在字理教学中的作用    |
| III. 汉字在字理的前提下构成系统 |                       |

不论是母语教育还是以汉语为目标语的双语教学，都不能离开汉字教学。教学汉字有很多方法，其中有一种字理教学。有些人把字理教学当做一种“流派”，提出一些字理教学模式，与其他教学方法诸如“韵语教学”“图画教学”“字族文教学”等并列起来。字理问题仅仅是教学方法的一种吗？应当说，其他的教学方法都属于教学的具体方式，而字理问题则是汉字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再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这一点，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清。

### I. 什么是字理

字理是汉字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汉字字形构造的理据。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汉字大多是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的；因此，汉字的形体中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根据汉字字形中

\*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教授

的意义信息，汉字形体的构造具有可解释性。根据词义设计的汉字构形意图，我们称作构意，也就是汉字的构形理据，简称字理。

有两个概念是需要厘清的：

一个是构意(字理)与词义的区别。在中国汉字学里，构意(字理)是指汉字构形的意图；构形的根据虽然是语言的词义，但它并不是语义本身，只是语义在汉字里的具体体现。例如：“理”字从“玉”，是因为玉有纹理，雕刻玉器、玉饰需要顺理而行，因此有如此的字形构造。“理”的语言意义都与“条理”“纹理”有相似之处，但他的语言意义又并不只限于玉，“文理”“道理”“原理”等意义与玉石这种事物的联系已经很疏淡了。又如：“降”的古文字字形左边“卩”是“阜”的变体，其实是竖着放的土山，右边是两只脚，像人走下山的形象，这是汉字构形的设计，但是他“降”这个词当下降讲，并不一定是下山，更不一定是用脚。飞机降落不用脚，即使有山，也只是背景，没有从山上滑下来的飞机。“降级”“降价”“降温”……只是等级、数量的减少，和文字的构造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字理并不直接表示语言的词义。但是，字理表现的“下降”意义，却映射到每个语言意义身上，是汉字表意性最本质的表现。在教学中，不懂得利用汉字的字理来统帅语义，不能纲举目张，是一大损失；而有人把汉字构造的字理直接当成语言意义讲，也走入了一个误区。

另一个是字理与字源的区别。我们现在真实可见的最早汉字是殷商的甲骨文，这种文字距今3400多年。从其中汉字字形构造的状态来看，不可能是原初最早的汉字。所以，汉字真正起源时的原生状态，是无法知道的。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字体不断发展，每进入一个新的字体系统，字形构造都有一定的变化，来适应它所记录的语言的意义。也就是说，有些字后来的字理，与它原初的字源有演变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有些演变只是书写风格的变化，结构完全继承，也有些在字体演变的同时，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形义统一的字理，也就随着重新解释。这种现象称为“字理重构”。例如：

① 𠄎 — 𠄏 — 𠄐 — 𠄑 — 禾

禾苗的“禾”本是象形字，画出稻麦的穗沉甸甸地垂下的样子，从甲骨文到小篆(1-3)一脉相成，隶书、楷书(4-5)转成笔画，仍可直接回溯古文字的样子，属于结构完全继承。

### ② 𦉳 — 𦉳 — 𦉳、𦉳、𦉳 — 網 — 網 — 网

网络的“网”，甲骨文(1)是象形字，金文(2)虽有变化，但理据未变，小篆(3-5)第一个字形承袭金文，第二个或体递加了声符“亡”，第三个或体再增加了义符“糸”，信息在原有形体上增加，字理比之早期字形越来越详尽、清晰。隶书(6)、楷书繁体字(7)与小篆最完善的形体一脉形成，简化字又回到金文，反而是一个古字。这属于继承之余再加信息。

### ③ 𡥉 — 徒 — 徒 — 徒 — 徒

徒步的“徒”，步行。甲骨文(1)是一个多体象形字，上面是土(中空的是土块，小点是尘土)，下面是一只脚。表示用脚在地上走路。金文“土”“止”(即脚)都成字化，又加上“彳”表示街道，字形成为“从彳从止从土”，用脚在地上走路的字理更加清晰。小篆(3)“彳”与“止”拼合成部首“辵”，“土”成为声符，字形成为“从辵土声”，字理保留了走路的意思。从这个演变的轨迹中可以看出，“徒”的字理随着部件组合的变化，不断重新解释。这种情况，称作理据重组。

### ④ 虹 — 虹

天空彩虹的“虹”字，甲骨文(1)画出像桥一样的弧，根据传说，两端是一种神兽的象征。小篆(2)将两端相连的曲线改造为“工”字，成为声符，取“虫”为义符，字义未变，字形演变为形声字，如同新造一字，字理自然要重新解释。

上面4个例子说明，真正原始的汉字形源是无法寻求也难以证实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古文字字形，最早的是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字形，估计这些字形与汉字发生时期的原始字形尚有一定的距离，但从中可以窥到汉字较早的状态。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后代字形几经演变，形体与意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仍要保持形义统一的关系，因而在发展中产生汉字字理的重新解释，只要这种解释与同一时代和同一体制的汉字构形系统可以兼容，就是有

益的，也是科学的。

厘清了上面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字理是对不同时代表意汉字的构造意图作出的解释。这种解释一方面根据汉字的形体构造，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汉字造字所依据的词的某个义项。字理解释的正确与否，要看对这个汉字的形义关系的阐发是否合乎事实，更要看它与所在的汉字构形系统是否切合，也就是与系统中的其他相关汉字的字理解释是否一致而无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字进入楷书阶段，由于书写要求工整美观，有些汉字的字理不是可以直接看出。一般情况下，需要借鉴小篆的字形，《说文解字》的小篆字形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参照。

## II. 字理是汉字根本性质的集中表现

讲解字理是汉字教学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一内容要贯穿汉字教育的全过程。很多老师认为，在汉字教育中贯穿字理的讲解，只是为了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不使教学太枯燥，这种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字理涉及汉字的根本性质，汉字教育失掉字理，就失掉了汉字的灵魂，不但会增加教学的难度，还会使教学无所依傍，不得要领。

汉字是表意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与拼音文字，比如英文、俄文的根本区别在于，每个汉字的构形，都是以语言的意义为依据的，可以说，表意汉字的一切规律都建立在这种书写符号的表意性上，因此，汉字构形的设计可以用意义来解释，形义统一的字理便成为汉字表意性质的标志，只有理解了表意汉字的这一特点，学会分析汉字的字理，才能对汉字有准确的感觉和清晰的认识。讲解字理的重要目的，是使学习者对汉字的表意性质有所体会，而认识汉字的表意性，是把握汉字科学的最重要的前提。

如果不讲字理，下面3组字将会被认为是直接关系的：

- ① 三、王、丰    ② 工、土、干    ③ 口、日、曰

其实，他们只是笔画的相关，内在的联系几乎没有。而下面3组字却会被认为是没有关系的：

④ 赤、炎、光    ⑤ 典、删、侖    ⑥ 看、推、承

其实，如果我们有字理的观点，再写出这6组字的《说文解字》小篆与前面的楷书一一对应，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① 三、王、丰    ② 工、土、干    ③ 日、口、𠂔  
④ 赤、炎、光    ⑤ 典、删、侖    ⑥ 看、推、承

前三组①的三个字楷书都有三横，但分别来自三个源头：“三”以三横表示数目字三；“王”的古文，像一把斧子，代表王权，下面曲线拉平才有了三横；“丰”的小篆形体来源于“生”，小篆作，像草芽从土里长出。中间的一竖直通下来就是“丰”，表示草木丰盛，上面曲线拉平才成了三横。不论是形还是意义，三个字的三横彼此没有关系。②的三个字虽然都有两横，“工”的两横像四肢平展的人形，意为工整；“土”的两横像地，出头的一竖像草木生出；“干”从“入”，又到“一”中，意为干预，上端拉平了才成为两横。③组的三个楷书口和日只差一横，日和𠂔只是外框一长一扁，转成小篆才知道，“𠂔”和“口”确实有点关系，“𠂔”是“口”上加以个像上的弯折，表示说话出气，但他们与“日”没有任何关系。由以上三组例子可以看出，楷书笔画的相似，与字的构造意图不可以任意牵合、随便联系。用笔画来教学，是不正确的。笔画只是汉字书写的单位，不是汉字构造的单位。

汉字构造的单位是部件，也叫构件。要想理解汉字的构造意图，讲解汉字的字理，首先要认同部件。后三组，④组的三个楷书字从笔画看似似乎毫无关系，一旦转成小篆，“赤”下面的部件是“火”，从大从火，是火烧得最旺的颜

色，所以古代以赤色为正色。“炎”从两个“火”，表示烈焰。“光”的上方也是“火”，从人从火，人持火把表示光亮。这三个字的字理都与火有关，只是到了楷书阶段，由于书写的缘故，“火”的形体发生了变化，“炎”用正体，“赤”“光”都用变体。⑤组的三个楷书字，初看起来没有相似之处，转成小篆后，“典”上从“册”，册表示书册，下从“几”，书册置于几上，即为典——典籍、盛典。“删”从刀从册，古书写于竹简，用刀具剝去书册中的字，即为删。“扁”原本是官员任命的名册，后来成为一种书体，秦书八体有“署书”，专门用来签署姓名。《说文解字》说：“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⑥组的三个字，从笔画看也归纳不出相通之处，转成小篆后可以看清，三个字都从“手”。“看”上部件是“手”，下部件是“目”，以手遮目远观是他的结构原理。“推”是从“手”“隹”声的形声字，日常生活中可以徒手完成的动作，诸如“推、拉、提、按”等，都是从“手”的形声字，“手”变“扌”（提手），是置于左边的部首有规则的变体。“承”是“丞”加“手”，“手”放在中间，与“丞”中的竖交合，表示承托，他的构造原理在小篆里才能看清。

汉字里有一类独体字，由于是象形字，他们的形体要到古文字阶段才能清楚地看到像物性，从古文字过渡到楷书，也必须经过《说文》小篆：



上面9個字，第一行是甲骨文，第二行是小篆，第三行是楷書。甲骨图形性强，难以立即与楷书联系，小篆采用8种线条(横、竖、斜、弧、曲、折、封、点)构字，与楷书的笔画逐渐接近，构意可见。除此以外，这些字形与造字意图的关系，以及映射到构形上的词义，在他们构造其他字的时候，也是可以完全显示出来的：“日”从“晴、旦”等所从字中可见他“太阳”的意义，“月”

从“朗、期”等所从字中可见他“月亮”的意义，“山”从“峰、峦”等所从字中可见他“山峰”的意义，“雨”从“露、霖”等所从字中可见他“雨露”的意义，同理，“马—骑、驾”、“鹿—麕、麇”、“鱼—渔、鲈”、“车—轮、辙”，“衣—袖、襟”等，都可以在构字环境里，从他们的所从字中看出他们所表示的意义。

将字理贯穿汉字教育的始终，正确讲解字理，使学习者了解字形构造的意图，是为了在认字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把握汉字的特性。完成这个教学任务，必须从部件着手，不可以把字拆成笔画。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非汉语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如果没有形义统一的观念，离开了字理，每个汉字只不过是一堆没有规矩的笔画堆砌，毫无规律可寻，其后果必然使初学者认字难以记忆，写字缺笔少划、撇捺错位、交接混乱，成为无效的教学。以字理教学为中心的汉字教育，从一开始就能培养学生对汉字正确的感觉和认识，使他们对汉字的构造充满了探索的兴趣，能够举一反三，化难为易，这个很重要的教学目标，是在每个字字理的讲解中潜在完成的。

### III. 汉字在字理的前提下构成系统

汉字的构形是一个系统，每一个字的设计都不是孤立的，只有讲解字理才能看到这个系统。在字理的前提下，汉字之间的关系形成网络状，讲解汉字字理必须顾及每个字周边的关系，一旦字理的讲解冲击了周边的关系，产生了讲解中的矛盾，就可以证明这个讲解是错误的。

汉字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方面论定：

根据系统论的原则，汉字有一批基础的构形元素，在汉字构造的顶层，部首统帅所属字，起到分类的作用。《说文解字》首创的结构部首，形成了540个汉字形义结合的类聚。同一部首的字，形体含有部首，意义也包含在部首中。将部首略加整理，即可找出构成汉字的基础元素。

在部首的分工里，凝聚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例如：

甲骨文章与木没有明确的分工，而在《说文》里，木部与艸部划分十分

明确——草本植物的名称都在《艸部》，木本植物的名称都在《木部》。在甲骨文里，草木的数量多少不区别意义。发展到小篆：屮、艸、屮明确分成三个部首：《艸部》是大部首，草本植物的名称及一部分与草有关的词都在这一部。而《中部》从“屮”有6个字，都带有向上生长和冒出的意义，举三个常用字说明：

屮(屯)，像草芽出生拱出地面、向上生长的形象。下端弯曲，说明破土时为凝聚力量而屈曲。

屮(芬)，小篆从屮，表示草出生时向四方冒出香气。现代楷书归入《艸部》。

屮(熏)，《说文》训释作“火烟上出也。”和现代熏香、火熏的意思一致。

《艸部》只有3个字“莫、莽、莽”，其中的“艸”都表示草丛。

我们把《艸部》归纳为基础部首，《中部》《艸部》归纳为分化部首，部首带给每一个所从字的字理是有规律的，其中一个瞎编了，其他的字就难以讲通。这就产生了“本字”“本义”两个概念。“本字”指为某一个词所造的字，他的构形依据是这个词较早的某个义项，“本义”就是为这个义项造字的理据。词的意义在不停地发展，义项越来越多。但后来发展出的义项，都与本义有关。有了本义的概念，对理解双音词也有直接的作用。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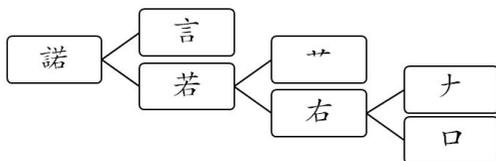
“继—续”、“缠—绕”、“缔—结”、“纺—织”、“经—纬”、“编—绎”……都从“糸”，说明他们原初造字的时候，都取像于古代丝织的情景，这些词后来发展出的意义，都和最初的形象有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说文解字》的部首，称作“结构部首”，是跟字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汉字字典的部首，已经不是结构部首，仅仅是查检部首，就是为了给汉字定位，便于找到这个字，在许多地方，已经与字的结构无关了。

除了部首具有形义统一的归纳作用，构成字与字的有序关系以外，还有一点也表现出汉字构形是有系统的，也关系到字与字关系的有序性。那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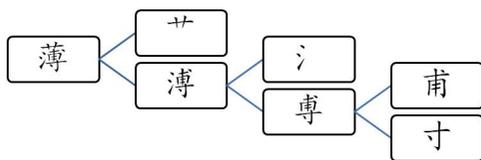
多数汉字的结构是有层次的。

以“诺”的楷书繁体字为例：



“诺”的本义是“应允之声”所以在《言部》，“若”是他的声符，在早期古文字里，“若”是个象形字，画一个跪坐的人在理顺他的头发，小篆“从艸从右”的字形是经过理据重构的——《说文解字》解释为“择菜也”，也就是把菜理顺。这个解释既说明他从“艸”之意，也说明他从“右”之意：古人以右为顺，左为不顺。“诺”采用了“若”声，也取了他“顺应”的词源意义。就从上例可以看出汉字不是部件的随意堆砌，而是是一层一层建构起来的，层次不能混乱。讲解层次结构汉字的字理，必须明白相邻层次的结构是相互依存的。随便乱讲字理，前后相邻层次不可能支持，由此即可以证明这个讲解是错的。

再以“薄”为例：



《说文解字》解释为“林薄也。”段玉裁注：“林木相迫不可入曰薄。”“薄”的本义是草木成林，生长过密，缺乏应有的空隙，所以字形从“艸”。他的声符“溥”与“尊”，都有传布的意思，《说文解字》“溥”训释为“大也。”“尊”训释为“布也”。《礼记·祭义》：“溥(尊)之而横乎四海”，传布广远、普遍，含有

“薄”的词源意义。他的基础声符“甫”从“父”，也含“大”义。“薄”的构形层次，是按照字理确立的，不能增减、颠倒、混乱，比如，若“薄”去掉“寸”，“浦”加“艸”成为“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字，没有“薄”的意思了。所以，汉字的层次结构形成的各级部件的有序关系，也确立了汉字字理讲解的客观性，也就是字理讲解的对与错是可以判断的。

讲解字理，必须建立汉字构形系统的思想观念，养成不孤立去看单个汉字的习惯，从多角度探讨汉字的相互关系，从字与字的真实关系中用此字去解释彼字。

#### IV. 字理教学是沟通汉字与汉语词汇的纽带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与拼音文字与记录他的语言的关系，是不同的。最主要的区别，是汉字与词汇语义直接关联，教汉字直接与汉语词汇教学相关，字理则是汉字和汉语词汇关联的纽带。

汉字教学不是仅仅为了认字，为了口语的书面化。在有些教学里，汉字教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读教材，所以，遇见什么字教什么字，不去考虑字与字关系的有序性，或者，由于对汉字的表意特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只关注字形，用笔画教学，不考虑意义，导致学习者死记硬背还错误百出。

这里还要说到前面提及的本字、本义两个概念。字理就是从本字里分析本义，一个单音词，大多是多义词，词的义项是有关联的，分析和证实这些意义，要从本子的字理中发掘。如果要教“一诺千金”这个成语，关键是解释“诺”。前面说过，“诺”从“言”，“若”声含有他的词源意义“随顺”从字形中可以得到他“承诺”“允诺”的词义，这个成语“只要答应了，就有千金的分量，不能失信”的意思也就一目了然。如果要教“日薄西山”这个成语，关键是解释“薄”，“薄”的本义是草木生长过密，也就是树木之间的距离太近，引申而有“迫近”“靠近”义，“日薄西山”就是“太阳挨近了西山”，也就是将要从西方落下，时间正是黄昏，可以比喻国家、民族、制度、事业消亡的前夕。“薄”还是“厚

薄”的“薄”字，也是从距离近的意义引申出来的。这个“薄”还可以用于“单薄”“淡薄”“凉薄”等更抽象的意义上，也都可以从本义中引申出来。

再举几个例子，说明字理的讲解对古今词汇的学习都能起到作用：

《说文解字·彡(li)部》：“爽，明也。”“爽”用彡表示稀疏的空间，本义是“疏朗”，也就是“有空隙”，因而引申为“清爽”、“爽快”、“凉爽”、“豪爽”，由“有空隙”又引申为“不一致”、“有差异”，这个意义古代就有，《诗经·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孔颖达疏以“差贰”解“爽”。意思是“有贰心”“有异心”。“爽约”的意思是与原来的约定有差异，正好与“女也不爽”是同一个义项。

《说文解字·足部》：“踐，履也。从足，戔聲”古义是“踏”“踩”，引申为“履行”“实行”。这个意义保存在现代汉语双音词“践踏”“糟践”“践约”“实践”等词中。

《说文解字·矢部》：“矯，揉箭箝也。从矢，喬聲。”本义是“把箭弄直的工具。”引申为“人為改變不正的状态”，这个意义保留在现代汉语双音词“矫正”“矫形”“矫情”等词中。

汉字本字中可以分析出的字理，不但关联了本义，也关联了词的多义，这是学习汉语举一反三的关键。为了说明字理是联系字与词的纽带，这里还需要重提前面说到的两个概念“字理”和“词义”，字理是造字的意图，所以也叫“造意”，词义是语言的意义，对“造意”来说，也称“实义”。“造意”是“实义”的可视化。造意是字意，实义才是语义。造意和实义在有一些字与词里是统一的。比如：

“江河湖海”从“水”，它们都是水流或水域。

“梅柳橘棠”“栋梁楣椽”都从“木”，前一组属于木本植物，后一种属于土木结构建筑物的木质构件。

“忧愁思想憎恶愤怒”都从“心”，它们都是心理活动。

……

这些字大多是形声字，造字理据与它们的词义完全一致，可以凭着字的形体理解和记忆它们的词义。教字也就同时教了词，汉字教育与阅读中的词汇积累同步完成，一举两得。

但是另一种情况就不同了。有一些造意与词义——特别是现代汉语的词义只有一种折射作用，如果不从分析字理入手来转向词义，是难以通过字来理解词义的。例如：

“理”字从“玉”，但解释这个词的词义并不能够很快与玉联系上。通过它的造意分析，才能明白它取象于玉的原因——因为将玉雕刻成玉饰或玉器要顺着玉的纹理从事，治理、整理、理顺等意义都是一种条理化的行为，治玉是这些意义所选择的相似的典型形象。

“解”字从刀，从牛，从角，它所具有的解开、解脱、解散、分解、化解、溶解、融解……等意义与刀、牛、角并不能直接联系到一起。分析它的造意，从用刀来解剖一头牛的取象中，可以得到将结合的事物分解开来的意义，解牛是他的造意，分解的词义由造意中可以体现出来。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词义(实义)具有广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而字意(造意)是词义的具体化，是从词的广义中选择一个单一的、可视化的典型形象来完成对广泛词义的表现。经过字理的分析，将具体的造意与广泛的实义沟通，也就是把字与词联系在一起，可以达到既能了解表意的汉字，又能理解语言的词义的双重目的。这正是阅读与识字“双赢”的做法。

## V. 《说文解字》在字理教学中的作用

前面讲到汉字字理的举例，都来自许慎的《说文解字》。讲汉字字理，一般根据《说文解字》这部书。

《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这部字书收集了9353个正篆，加

上1163个重文。一共10516个字形。主要是小篆，其他还有和小篆形体不同的“籀文”，和“古文”。根据考据，《说文》古文是战国时除秦系文字以外的其他六国文字，根据今天出土的文字比较，与战国楚文字更接近一些。籀文则是周宣王时期初步整理过的文字。古文和籀文只是选取与正篆不同的字形，所以数量很少。

《说文解字》是一部为解释经书而编写的字书。秦始皇焚书坑儒，有“挟书令”，儒家典籍不存在民间。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用董仲舒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博士讲解五经，出现了两种经本和经说。今文经用通行的隶书写成，其经说旨在为当时政治服务，重义理。古文经是河间献王发现的孔子壁中书，用古文字写成，其经说旨在还原典籍，解读文献和历史，重文字。许慎是古文经学家的学生，才能写出用文字解释经书的《说文解字》。

历来研究汉字、考证古文字、讲解汉字的字理，都离不开《说文解字》，对这部书的评价非常高。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说：“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大抵服其为书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清代吴派考据学大师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说：“文字当以许氏为宗，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现代国学大家黄侃提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最重要的10部“小学”专书(《尔雅》《释名》等义典、《说文》《玉篇》等字书、《广韵》《集韵》等韵书)，并且说：这些“小学”专书，如果按重要性来排，《说文解字》是“重中之重”。现代文字学专家姜亮夫在《古文字学》一书中说：“汉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现代传统语言学大家潘重规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治中国文字当以许书为宗，则其说有不可易者。”所以有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说文解字》对汉字的解释确实是可靠的、权威的——首先，《说文解字》所用的小篆字体，是连接古文字和今文字的承上启下的字体，书中汉字的结构，与现代

楷书的字形，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同时他所选的字形，在已经出土的甲金文和战国文字中，都能找到传承的依据。从古文字关联现代楷书，他是最好的过渡。其次，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宗旨，就是采用经典已经用过的、在经书语境中出现过的字形，作为本字，并且讲解这些字的字理，也就是他们的本义，亦即造意。与我们今天的字理讲解，目的是一致的。第三，《说文解字》不是罗列实用小篆的字表，而是经过整理、建构了汉字构形系统的一部理论证实之作。他以540部统帅了9353个汉字，并且搭建了汉字之间的多角度关系，使每一个汉字字理的讲解，建立在系统的基础上，具有了可以判断的科学性。这些，在前文的举例中，都已经可以看到。所以，讲解汉字的字理，有些用楷书字体就可以做到，做不到的，追溯到《说文》小篆，大部分可以做到，《说文》小篆的讲解有明显矛盾、不够合理或明言“阙”的，再继续向古文字追溯。也只要追溯到甲金文，应当属于有根据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乙 1290/ 靜簠,西周早期/ 《说文》正篆/《说文》或体/ 睡胡地秦简/

“射”字楷书从“身”从“寸”，与《说文》或体相同，直接来源于秦隶，这个字形还看不到“射箭”本义的充分体现，但《说文》正篆从“身”从“矢”的字形，就完全可以体现“射箭”的本义了，因而可以推测，楷书的“寸”，是与“矢”形似而变。凡从“寸”，表示有法度，“射”是古代六艺的一个科目，与考试有关，确实是有法度的。这个重构的理据，已经可以讲解字理。甲金文出土后，可以看到“射”原来直接画的是箭(矢)搭在弓上，更繁的形体右面还画了一只手。这只手启发我们，“寸”原来是“又”变的，与“封”“爵”“寺”等字“又”变“寸”同理。这就使我们了解了《说文》理据重构的线索，也了解到这个字更为原始的形义关系。

< Abstract >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no matter as a native language or as a foreign language, can not ignore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There are many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rhyming character teaching”, “picture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family teaching”. Somebody regard “Zili(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motivation) teaching” as a teaching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qual position with others mentioned above. However, the other methods are only specific teaching patterns. Teaching of Zili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in theory.

Key Words : 汉字教育(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汉字构形系统(Chinese characters formation system), 字理(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motivation), 字理教学(Zili Teaching), 《说文解字》(《SHUOWENJIEZI》)

